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

元　趙采　撰

䷊ 乾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朱子曰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泰小往大来吉亨

程子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来来居於内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来處於内小人往處於外是

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概哉

朱子曰言坤往居外乾来居内又自歸妹来則六往居四九来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徳則吉而亨矣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程子曰小往大来陰往而陽来也則是天地陰陽之

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

通而其志意同也

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

程子曰陽来居内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

内坤順在外為内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

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

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

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
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
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
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

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歛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愚曰易之乾坤以體言否泰之乾坤以氣言體欲一而不雜氣欲交而感化夫泰通也交而後通之謂也然天不能獨陽而無陰烝不能獨健而無順

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聖人治泰只要陽則內之陰則外之健則內之順則外之君子則內之小人則外之外小人不是迫而逐之使之窮无所歸蓋陽一陰二世之小人不可勝盡但使君子在內當權常制其命而其道長小人在外不為无措而其道消是謂兩得其所而三極自然成泰矣此便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處大率開泰運在天文王言小往大来吉亨是也成泰治在人夫子

言后以財成輔相是也天地雖交萬物雖通使无聖人以主張綱維於其間則氣運之来亦有過與不及之偏安能自然成泰或曰泰无不否此氣數自然雖聖人亦留他不住不思若聖人處此終是内君子外小人把得這局面定泰如何便會否蓋道足以御數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子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

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將泰則志在上進也
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
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
賢者以其類進而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
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
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
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
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

下否矣葢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進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朱子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耶如此之類須要思量著

愚曰泰否之初皆言拔茅茹伊川以茅比君子故於泰之征吉否之貞吉亨皆主君子言文公則以

茅茹是君子小人連類而進之象當泰之時三陽類進拔茅連茹之象也當否之時三陰類進亦拔茅連茹之象也但泰言征吉喜君子之往進而吉也否言貞吉亨戒小人當安於貞而後吉亨也蓋否之初小人之惡未著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如此剖析然後否泰之義明外是外卦志在外不欲家食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程子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寛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

之心則無深遠之思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
已生矣故在包荒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
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
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
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葢猶狃習安逸因循而
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
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
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

量施剄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
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
遠之事哉夫治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
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
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
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
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

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於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朱子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愚曰二五為泰之中非若他卦以下體之中在二上體之中在五也二雖中若以六居之則偏於陰矣今以九之陽而位二之陰中也五雖中若以九居之則偏於陽矣今也以六之陰而位五之陽亦中也此二五所以為泰之主也然二五雖均為泰之主而致泰則在二何者五為柔中之君其才則弱二為剛中之大臣其才足以有為故五虛心以任二二秉誠以輔五是主泰雖在五而致泰則在

二故泰之一卦唯九二之文辭獨貫六爻之義爻辭凡五句十五字一句主一事一字有一義不容輕視也何謂荒荒者榛蕪而未治之謂也初九是已初雖陽德之賢窮而在下行則未成名則未立荒莫甚焉九二大臣也乃能容而受之而引之以進於上非包荒而何何謂馮河馮河者無舟而涉過於勇者也九三是已三雖陽德之賢剛而不中好勇過我馮河莫甚焉九二大臣也乃能材而使

之而不嫌其在已上非用馮河而何何謂遐外三
陰是已三陰在外其於二也可謂遠矣然三陰雖
小人君子於小人亦必有誘掖誨化之道而無擯
斥絶棄之理九二大臣也乃能不以其遠而遺棄
之非不遐遺而何何謂朋内三陽朋也初與三與
九二同德可謂朋矣然君子與君子亦不當阿附
朋比之私九二大臣也雖包初之荒用三之馮河
而本無私暱之意非朋亡而何九二有此四者此

所以得尚於中行也中行六五也何謂尚企而配

之之謂也以臣而賓於天子曰尚賢以今人而友

古人曰尚友以臣庶妻天子之女曰尚主舜尚見

帝是也二與五同心相孚劉柔相應是以謂之尚

觀六五帝乙歸妹之辭則九二謂之尚宜也以中

行之臣配中行之君其道不既光大矣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禄食有福益也禄

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葢德善日積則福
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
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
於下必復於上隂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来之常
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
愚曰泰否之相為倚伏此天道之當然而可信者
也雖然聖人不謂天也泰至三而變無平者而不
偏陂無上往者而不復来此雖天道也然君子所

以善御乎泰者唯艱畏存心守正立事勿恤其倚

伏信然之數則非特無咎又可安食於泰而有福

焉此成王能持盈守成而既醉備五福者也然非

用九二劉健之才安能輔之致此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

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程子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

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

同也隣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告戒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隣從者以三陰在上

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朱子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愚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貧不富陰爻也隣五與上

也陽升陰沉本性也陰上陽下時數也時去則性復矣泰至三則變變則三陽失實則六四牽三陰之隣而復其性故翩翩然来下所謂無往不復也五上從四出於中心不待要結告戒故曰不戒以孚小人伺君子之衰而連黨以竊位其情狀如此可不畏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子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

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覯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柔陰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而任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以其中道合而行其志

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
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朱子曰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
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
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
類者放此
愚按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一京房載
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

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湯也卦中互震帝出乎震故云帝乙又互兌震爲長男兌爲少女由長男言之兌妹也又卦中互歸妹故云帝乙歸妹六五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又有歸妹之象五以柔中下交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九二復以剛中上交於五而其道上行以是成治泰之功則以中道致福而獲元吉也夫上交於五者豈惟九二

之願亦九五之願二五皆以中而行其所願此所
以得祉而且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
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
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
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

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
用之則亂衆旣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
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
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
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
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愚曰隍城外濠塹也城築之初於此取土令城頹
圮復入于隍反泰爲否也自邑告命文公云邑是

私邑不受我之命而反來命令自己雖其言正人君至此羞吝甚矣葢命令倒置衰世之君敗家之主莫不皆然善治泰者當深以為戒也大抵泰基於初成於二極於五聖人賛其吉其光大其元吉固不待論泰變於三壞於四殞滅於上聖人憂之之心過於前日喜之之心焉三是聖人以艱貞詞道意切使天下覺而早圖四上不復告戒意出詞表使天下懼而改圖吁深矣

☷☰ 坤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子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

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無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無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貞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来陽往陰来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

朱子曰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来居内又自漸卦而来則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也

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
其義亦可見
愚曰否雖天地陰陽之運然亦不徒否也所以致
否者由用世者之匪人也伊川言匪人是無人道
看来不是否之世都無人道只是有人道者不出
来無人道者出来用世若謂都無人道則道在天
地間曷嘗一日無人道曷嘗一日息只是否者以
小人在位所以說否之匪人是非人之得時得位

所以如此聖人為君子謀故告之曰不利君子貞
使君子安於天以俟其復不能安之求以正之非
君子之利大往小来時也故不復致吉凶之辭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内陰而外陽
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程子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
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

上施政以治人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来處於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愚曰彖辭盡與泰反毋庸贅論或曰上下不通如何便到無邦曰逺臣不通乎君則畿甸而外非吾有也庭臣不通乎君則堂下非吾有也邇臣不通乎君則措足之外非吾有也羣雄皷闗二世弗

知韓擒虎渡江後主弗聞可不謂之無邦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愚曰坤六四天地閉賢人隱則以譽為咎否之象
天地不交君子以儉德避難則以榮為辱若貴且
戚則所以濟其否者又非踈遠者之比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
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
同貞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
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

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否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

君也

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葢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又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時

愚曰文公言泰否拔茅是君子小人牽連而進之象但小人進多不正故戒以貞則吉而亨象言志

在君何也小人其初未遇志亦要得君求用未有

害君子之心到得如願遂志方漸漸做不好底事

所以初六只言小人之初心本自如此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程子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

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

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

豈肯枉巳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巳身之否

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無也夫人於否之時守其貞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

其守也　又曰否六二包承龜山做包承小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却不成句龜山專説這一段蓋為自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愚曰包有善不善泰之包荒則包容之義否之包承包羞則包藏之義也二以陰邪之小據内而應君包藏其心承順其上足以得之小人固吉矣邪正不兩立小人吉則大人將如何易曰能安於否深自閉藏則亨矣象以不亂羣釋之夫冠章甫而

適越越斯嫉誦詩書而入秦秦斯戮以皎皎潔潔之行鷙羣小羣小斯禍能入小人之羣而不亂真避難之良法東京二十四友愚哉此卦於二稱小人吉五稱大人吉小人吉其身吉天下國家之禍也大人吉其身吉天下國家之福也是知惟大人有吉小人無吉易曰小人吉者若曰小人自以為吉耳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程子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謂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

朱子曰六三包羞是有那志於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括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又曰六三便是做那小人了

所以包許多羞恥世間小人做了罪過他心下也自不安者甚多

愚曰三以陰柔據剛位且居下卦之上小人之位極矣德不稱位恥莫甚焉矧切近於陽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而不能行其所知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曰位不當者言不當居此位也

或曰聖人於泰否只管說包字必是卦有此象曰泰否兩卦皆乾坤之變天地无所不包故泰否多

取包字為義然天包地外故泰有包荒之象地只含
洪光大做天底不得故只包承包羞乾坤分量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子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
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
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
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
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

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
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
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朱子曰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是吉凶到此未判
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
福本是陰長之卦知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
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
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

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葢亦抑陰助陽之義

愚曰否泰之相反也泰之四其陰翩翩而下復則否之四其君子亦聯志而上行然四則小人之黨尚壯君子之勢方微易恐君子次且未進也乃作其氣曰否將轉泰此天命也既有天命自今濟否君子可无咎矣小人疇類且將離君子可受祉矣象又明曰此正君子志得道行之秋吁易於否極

而泰曰有命於剛陽來復曰人心於剛浸而長曰
天道於剛自外來曰天命是知天道多在君子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君位故能休息天下
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
否以馴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旣
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

之復来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
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
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
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旡其位則雖有
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愚曰易於否言休否於復言休復伊川釋休復則以
休為休美於否則以休為休息令愚於此亦只以
休美言休美事也有仁恤斯民之意九五以乾之

剛居尊而履正以其時之否也一切為休美之事以仁恤其民葢知危而欲安其位者也知亡而欲保其存者也知亂而欲有其治者也故常常曰吾其亡矣吾其亡矣其操心危慮患深欲措天下於大安久固之地而後已桑根最深固繫于桑固也叢包之桑尤為不可拔繫于苞桑則固之固也九五大人懲前日之危亡為後日之堅固此其所以吉也此卦兩大人五之大人在上之大人也二之

大人在下之大人也二之大人否亨僅足以亨其身五之大人亨則天下蒙福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子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窮則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

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朱子曰且如否内二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故不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便聖人説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底道理五説苞桑繫辭中説得條暢盡之上九之傾否到這裏傾了否做泰

愚曰否易而泰難勢也故泰卦未久至三而已變矣否至於上始有可變之會焉蓋陰上而陽下物

必思復其變之也速今陰陽定位欲變而為泰是必至於傾蕩無餘而後可夫休否繫乎人傾否存乎天故九五曰大人吉言人事也上九曰否終則傾言天運也否傾則復於泰矣然徒知天而不知人則亦不達所以傾之之道先否後喜與仁者先難後獲之意同見聖人只理會傾否不問他喜所以象言否終則傾更不言喜了用世者宜知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八

元　趙采　撰

䷌ 離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否義相反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

與天同之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五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隂三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隂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愚曰否是上下不交同人則上下相同然不謂之泰而謂之同人此只是時將開泰與人同心同力之初未説到泰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其志同已自泰了同人是方理會泰所以言利涉

大川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程子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

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

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

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

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

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成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愚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目有同視耳有同聽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然人每每自異不能同人者無他私意障之也故居家但同其所親居鄉但同其所比是同也非同也乃暱比之私同也若夫野者曠遠無適莫之所無得喪利害之相關合也二人適相值于野不期同而自同焉此同以天也同以天者是為大同大同則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安往而不亨安往而不利故曰利涉大川天下唯大

同者然後能濟大難故也然君子之同以正不正則有所不同不正而同非君子之利程氏發明小人不正之同極好學者宜細觀之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

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
彖專以二言至誠無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無
私天德也
朱子曰乾行也言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
若是柔弱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愚曰乾與柔似乎異今也以二之柔應五之乾乃
曰同人此非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曰云者舉繇
辭而彖之也人只為有私意故與天不相似今同

人于野大公至正無遠近无親踈同人以濟大難此與天合德故彖以乾行賛之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子曰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

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朱子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愚曰此卦以全體言之則健必欲明明必欲健健而不明不足以廣于野之公明而非健不足以成涉川之利以二體言之二五皆中正也上有剛健中正之君子則下必有文明中正之君子出而應

之乾只是健離只是明健資乎明以燭天下之理明資乎健以行天下之公明而无蔽健而無息中正相應此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久欲成大同之治前日不相應故塞今中正以應則通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與天同故云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

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
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
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吕東萊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
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
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
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
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

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子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無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

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無過咎也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無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戚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

愚曰初九變則成艮艮為門艮陽畫居三爻人道也故曰同人于門人只為私意小智限隔在門裏猶同得出門便同不得于門于是往也象恐人不曉于義故直截分明說出門同人一出乎門則自是而往同乎比鄰自是而往同乎邑人自是而往

同乎天下四達皇皇又誰得而咎我哉雖然屋之有門木為之心之有偏私為之同人以去私為先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而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

也
愚曰六二變動則為巽巽與離皆坤隂也故為宗
坤為吝嗇故曰吝伊川解此爻謂二與五為正應
故曰同人于宗同于所係應有所偏倚在同人之
道為私狹故可吝如此却與彖辭相反彖以柔應
乾曰同人正喜二五相應不當有吝看來于宗不
必指九五况于野于門皆不指為某爻何獨于于
宗而指五耶盖二以柔居柔恐知有親而不知有

跡知有近而不知有遠故戒其如此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髙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程子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隂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彊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懐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

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矣

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愚曰內卦離離為戈兵三變動有震巽艮之象震巽草木為莽艮為山在下體之上陵也卦唯一陰

而五陽皆欲同之初上遠於利害之交故不爭也
二五為正應不可間然則却五而奪二者其九三
九四乎九三以剛居剛欲奪二而同之摟初九以
為戎伏之草莽之下以掩其不備掩之不得又升
其高陵以窺九五之隙高陵下卦之極也然二五
正應名正分定豈九三强有力者所能奪哉五之
援二爻之情也五之為敵剛矣三豈能速得志
于二哉故忸怩猶豫三歲而不敢興其不敢興者

非力不足蓋尚知有義命而安之以行也三德剛

正未至為小人之歸所以此爻不言凶悔吝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

程子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亦與五為仇者也

墉垣所以限隔也四之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

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

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而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

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于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别

朱子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為三

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愚曰九三動而爭二成坤坤土在内外之際墉也九四動成坎入險有相攻之象乘墉是居九三之上伊川謂乘墉是近九五不知易中言乘皆是乘下爻九四要乘九三之墉奪九五之應顯然攻之五用大師四遂不克不克則屈屈則懲尚可以獲令終之吉象以乘墉為義弗克言非力屈理屈也

以其吉爲困而反則則者理之當然也幸其知困而猶反於則也粗不至於凶所以爲吉者如此耳非吉祉之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子曰九五同于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反不勝憤而至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

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彊也九五居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無取故更不言君道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彊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

終能克之故言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彊也

朱子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彊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愚曰三四動而爭二則五成巽震坤坤為喪巽為號震為聲號咷也五非三四所能有三四不動二自往同于五離自動為缺 故曰先號咷而後笑天

下唯中與直不可以勢屈也二五之誠同也而三
四間之乃至于用大師焉不能無號咷也然以其
始之中直也不以缺 之三四為難終於克之以
相遇是以復笑缺 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縮直也一人不足以敵千萬人勢也而以義
不以勢五有往而已則中直之可恃也夫同人之
道當其无事不見其為同經變而不失其同者乃
同人之至者也伊川謂九五居位而交不取人君

者盖五以私暱應于二失中正之德非君道也夫彖既以二五相應為中正恐不當以九五為私暱其不言君者此乃天下争相同之時未有君不可言到得削平患難成大同了方有大君此同人訣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程子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

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愚曰上九動則上體成坤坤為郊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上九處外无應三四爭二已无與焉亦同人之善者也止言无悔何耶曰同人之道于野乃亨郊猶邇城邑已无好惡見他人之好惡已无爭奪見他人之爭奪此心未能豁然嗟夫于郊則

无競矣于野則无私也能无競未至於大公无私所以能无悔而未能亨也象曰志未得豈非君子之志必至于野而後得與

䷍ 乾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

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程子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程子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隂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虗中文明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

愚曰陽為大大有元亨此四字彖辭盡之位加以尊居天下之廣居也中加以大皇建其有極也應加以上下天人交歸也成卦主六五而言一隂五陽凡六卦唯大有六五為五陽所宗其小畜則初

九復自道九二牽復九三反目何嘗盡從六四履則二坦坦四愬愬五夬履何嘗皆歸六三夬則五陽正決一陰姤則一陰反消五陽同人則六二往應九五蓋陽為陰主可以常陰為陽主不可常使非六五文明柔順居中而尊安能宗五陽而上下應之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程子曰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于乾

之九二五之體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

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
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
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
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
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
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
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
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愚曰內體剛健外體文明則德不偏矣應乾之天與時偕行則用不息矣此大有所以旣元且亨有乾坤之二德不如他卦之彖大亨而已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子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

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方見得有

無若不照見是有是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愚曰遏惡揚善當无時不然何獨于大有言之大

有火在天上大明中天无物不照而下體乾既明

且剛故能遏止天下之惡使不終為遏如遏絶苗

民之遏是止之之義遏惡揚善便是順天休命處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子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朱子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

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害是驕奢滛佚僭差躐等之事大有之初都未涉此害便戒謹好禮守分制節使無此等患害之萌故匪咎六十四卦只此一爻言匪咎盖无交害匪是有咎之時亦匪畏咎而然乃是大有之初自合知艱難便无這驕侈僭差等害所以匪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程子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彊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彊能勝大有之任也

愚曰以剛健履中位其德全矣有應在五五謙虛

而倚之其任重矣以全德當重任凡六五所有之
大二悉能載之以此而往上可以尊主下可以庇
民何咎之有此一相之事象又曰積中不敗伊川
言積重載于中則中字輕過了看来是所載得中
則不敗如萬斛之舟只載萬斛過則必沉百鈞之
力只舉百鈞多則必躓大車而所載得中尚何敗
覆之患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

人害也

程子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

當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為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彊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朱子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

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無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愚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讀易作公用享于天子又古書亨享通用君之大有莫盛於五臣之大有莫極於三三者公之位也按周室班爵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則公之尊亞於一

人按周官上公朝于天子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則天子之享公禮數隆矣有德以當之福也无德以當之害也三剛且正可謂德而福矣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程子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大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

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
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詩大明云駟騵彭彭言
武王戎馬之盛也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
辨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
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愚曰彭字釋文盛也詩出車彭彭注壯盛也駟騵
彭彭彊盛也易註滿貌大率皆盛大滿盈之義九
三外臣之尊九四内臣之寵以分而言則四不若

三之等威以情而論則三不若四之親昵今四以剛居柔德剛則明而燭理位柔則謙虛不伐殊無彭亨盛滿之態何咎之有蓋九四九五皆屬離君臣俱明辨晳荀氏作晣明之極也下无盈滿之累上无假寵之私此所以為大有之世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程子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

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亦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至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

無威嚴則下易慢而無戒備也謂無恭敬備上之道
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朱子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
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
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
也
愚曰五以一柔而有五剛為大有之主何道以有
之曰信而已孚者信之本我以孚交于彼彼以孚

交於我兩孚相交啐啄同時故曰厥孚交如然又曰威如吉何也見君臣交孚之中有截然等威者寓象以交孚為信以發志者言以我之信發彼之志也以威如為易而无備者又就威如上說出一層言威如雖是分守森嚴元自簡易不設備非如公孫述之見馬援嚴陛戟陳儀衛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子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

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
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
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
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
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
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大有
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
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

朱子曰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愚曰此爻伊川文公言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六五是人君了更有誰為之上除是太上皇方可今只當用夫子繫辭釋之蓋大有之上九六五之妙用也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夫六五之用藏矣而其效之見於上者乃如此非至聖絕識詎能表出

之哉孚以相交履信也以柔居尊思順也二賢也
五下之尚賢也動則履信居則思順又能尊尚于
賢使賢人君子樂為吾用不自大其大以極于大
有其有以不失其有吾无求於天而天自祐
求于吉而吉自備之此言六五之君實盡
此而訖于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盖言大
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
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八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汪兆昺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